



首批00后 疫情中走出大学

郭现中 摄影写文

6月12日,南京传媒学院校园内,两位赶去拍摄毕业照的女生匆匆地从拍摄毕业大合影的架子后走过。正值毕业季,首批00后大学生将就此离开象牙塔。



3月29日,舞蹈专业的学生在走廊上课。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一段时间内大部分课程只能上网课。这对于舞蹈专业来说实在有些为难。



6月1日,一名女生在学校操场上遛着她养的宠物花枝鼠。

做了18年的摄影记者后,今年刚过完年,我就拖着行李来到了还在春寒料峭中的南京,开始了我在南京传媒学院的教学生涯。距离南京不远的上海,3月开始迎战日趋严重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紧接着是苏州、无锡。这一轮疫情的蔓延呈现四下包围之势,南京

本地也时有零星病例,大学对教师的管理从要求每周报备一次,升级到提前一天申报方可进校,继而住校老师不能出校、在外教师不能进校。网课的时间一再延长,线下课则过了五一假期才恢复。
在校学生不能进出校园,于是有人每晚聚集在操场上跳起广场舞、有人在合唱团大声高歌、有人在校内建筑天台玩起了跑酷。与此对应的是,每晚都有打着手电的巡逻队沿着校园围墙彻夜巡逻。
校园封闭管理后,每个人都因此更加认真地打量着身边的一切。学生们在操场上摆摊、娱乐消遣,结交新的朋友;他们把每一处荒地都当作探险的去处;拍摄微电影的同学在校园里寻找各种条件进行创作;还有一名叫徐天阳的同学醉心于拍摄校园里的野生动物,竟然发现了几百种生物和十几种保护动物。
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校园就像一个

避难所,也仿佛回归了一个一度有些遥远的概念——象牙塔。围墙隔离了病毒,也隔离了各种欲望和诱惑。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有简单的快乐,也有稚嫩但真挚的认知。一双双年轻的眼睛,用共同的眺望编织出他们梦想的远方。多年后回归校园,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记录者,每天都是全新而有趣的体验。
到了6月的毕业季,学生通过流程终于可以自由出入学校了。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出去撒欢,本以为返校无望的毕业生们也终于回到熟悉的校园,穿上学士服,在大草坪上合影、扔帽子,在聚光灯下拨穗。他们是首批00后大学毕业生,4年大学生活中有两年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度过。在他们大学生涯的尾声,所有遗憾终于得到了一点点弥补。
毕业合影的拍摄进行到最后一天,所有的典礼都已结束,广场台阶上依然有毕业生不愿散去,三三两两地坐着。有人晒出

了一张食堂里的照片,同一张桌子上,左边放着自己的毕业证,右边已摆上了新生的军训服。那天的夕阳格外漫长,将金色的余晖涂抹在每个人的脸上,时间静止了下来,只是偶尔有经过的布谷鸟在油画一样黏腻的天空上划出一点纹路。
等到月亮升上来,毕业生们已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新旅程。有人要去留学、有人在考公务员,一名毕业生跑了一圈招聘会:招聘单位不多,会场都快变成了直播主播挑选会。我没有那颜值,还是老老实实考研吧。2022年,我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了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的考研人数突破462万。
我的第一个学期的教学也就此落幕。新学期开始时,我还会回到校园,还有时间去记录、守护这片净土,去帮助和见证又一群年轻人的成长。



4月4日,南京传媒学院大草坪上灯火通明,学生志愿者引导师生接受核酸检测。



4月5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校内商业广场内的健身房把健身设施搬到了室外。



4月28日,几名大三的学生在自主图像采集室拍摄供毕业图像采集使用的头像照片,为明年毕业时万一不能返校提前作准备。



5月23日,黄昏,封闭校园里的每一处荒地都成了学生探险消遣的场所。



4月7日中午,动画专业的学生暂停室外写生,去加入了长长的核酸队伍,树荫随即被两只黑天鹅占据。



5月27日,广播电视学院主办的影像季颁奖礼上,学生提前到场,享受美妙的夏夜。